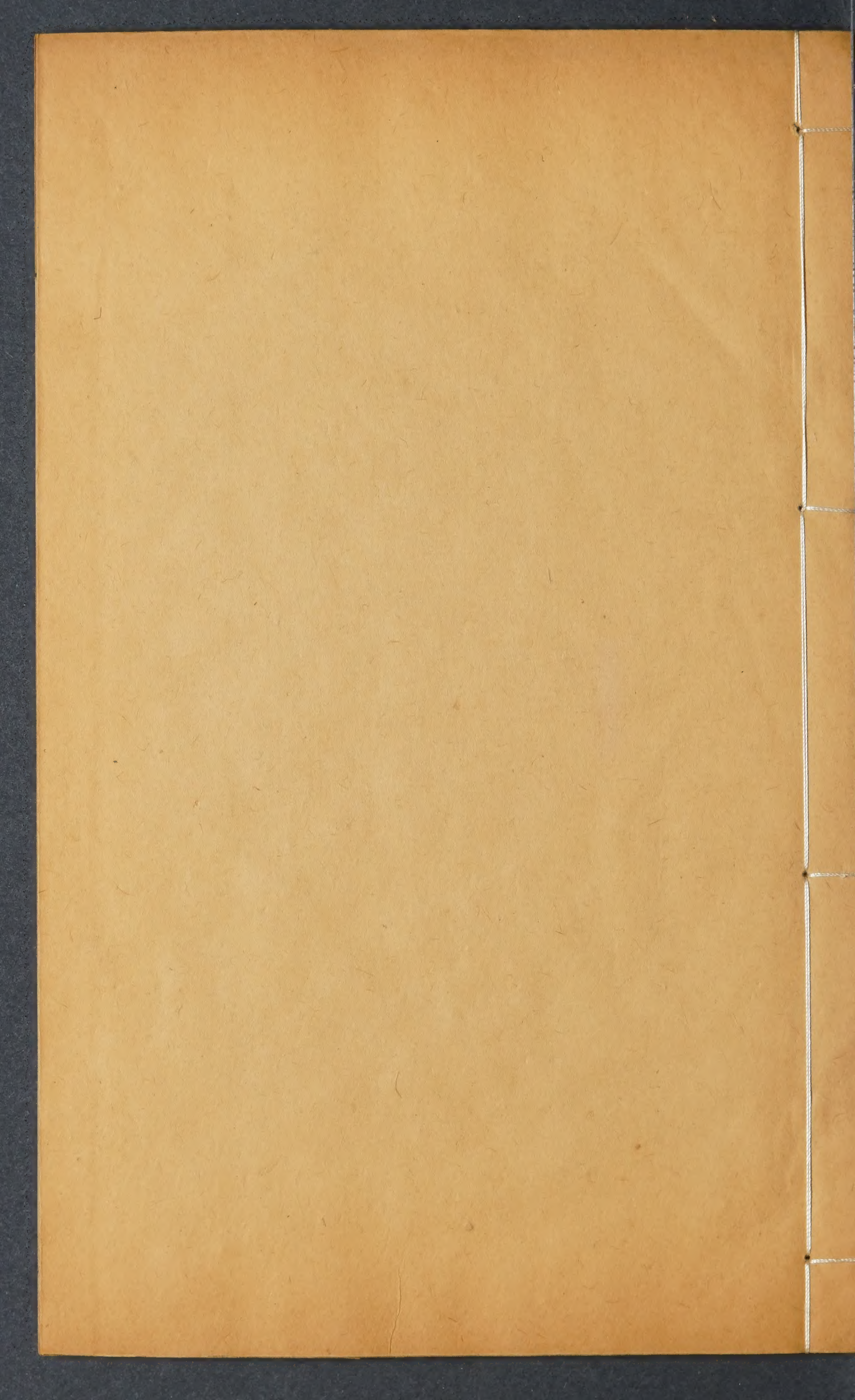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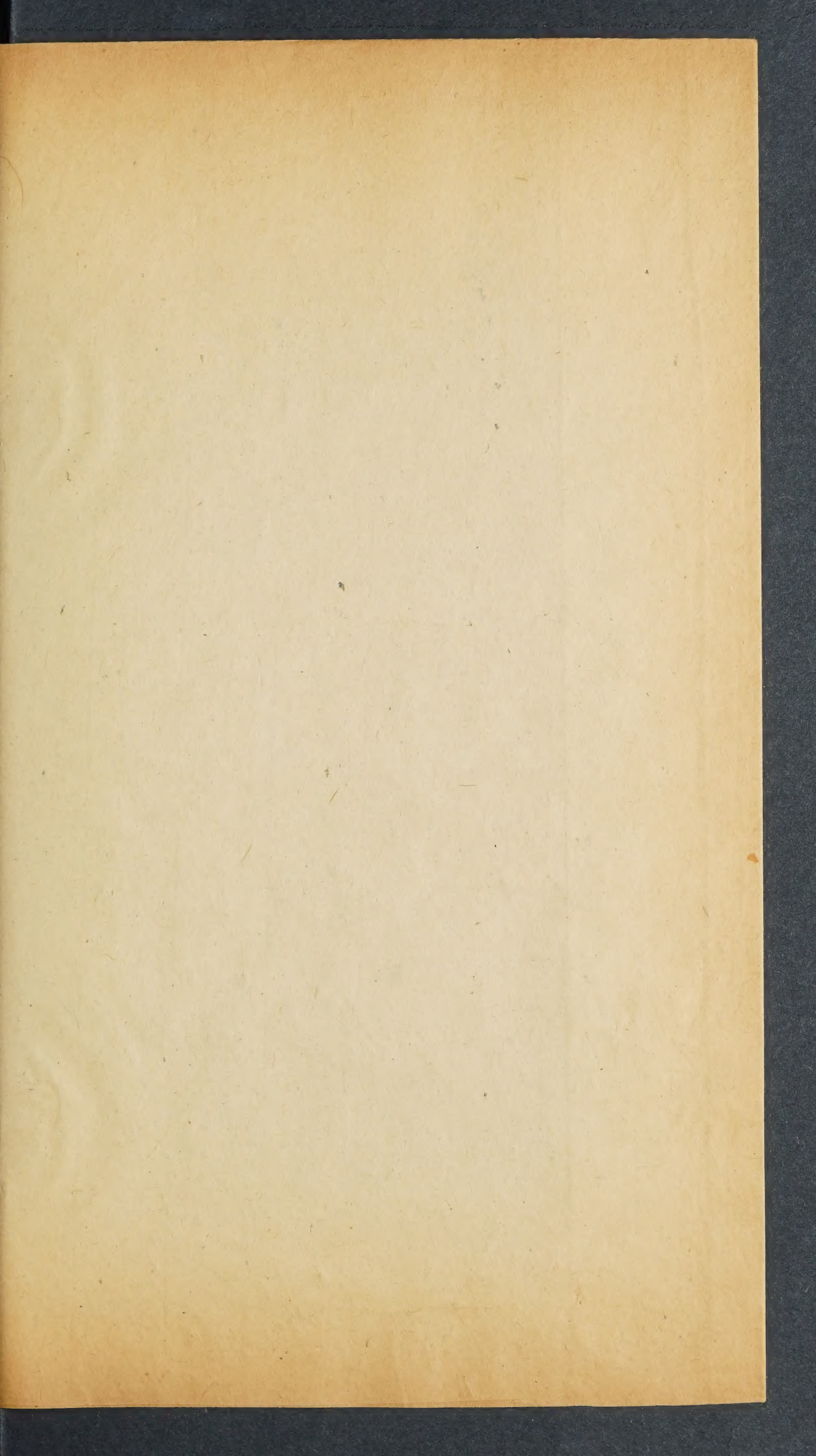




在韓柳奇崛之日而瀟疎自好月明林下美人來豈可少也

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天論中　唐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强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相勝矣

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埜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甞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

次合不可得而必也。嗚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illegible]而勢生

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答曰天形常圓不
廻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
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
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
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
萬物之所以爲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
矣天與人萬物之元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
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
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
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

盧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燧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日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猩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邪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葢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邪

澤宮詩序

澤宮選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屑古文學

[illegible]清體堂深
[illegible]可愛使元
[illegible]見之必
[illegible]其多

為敢矢規爵祿猶豕禽㝠彀持滿遡風非[illegible]者數矣
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鵠之獲報弓收矢視歸究其術繇
是跡愈屈而名愈聳君子益多之談不出其術一幸
而中者雖縣猶在廷君子未嘗多也歲聿矣告余以
西余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巧弗再張也巳秩秩
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于繹彼筋斯微若止
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
高墉困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
鵠微

上中書李相公啟

自篤廢逐之餘猶在愍怜之数是愁人之所編

某啟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人謫想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竄牆仞九年于玆高卑邈殊禮數懸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于宥密材既為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艸之易習強伉者自納於軌物困杼軸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宣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為學苦心本求塋

養得皐由巳翻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蜚
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
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
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寰
區昔者行葦勿傷枯骼猶掩哀老以出弊愍窮而開
懷亡情異類尚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
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
不駐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
之窮人聳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腸
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啟

咀嚼出柳子佳處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滯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

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歸青軋軋不具

董氏武陵集紀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子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群才銖銖寸尺隨限而差即是所闕者百態一旦得董之詞杳如搏羣䍐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挺字

慮中刻嗜屬詩曉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糺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 杜員外甫）末韻如包李（包祭酒佶 李侍郎紓）送以章句揚於當時本路寡徒傾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屬爲荊州從事移病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于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攄爲吟咏時復發簡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殁冀乎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藴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十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寖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蓺者歟

傷我馬詞

馬能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羈也故法求

此馬可念
亦可友

有力或逸而喜駭法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循常鮮焉曩予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蠖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顱遠視甚而能力顱其軀非騫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皁衣于朝朝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馭予無兼焉水轍之淋灕淖途之汪洋結爲礀礫融爲坳堂前有僨輈後有濡裳我策乘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飼膺之疊舞一躍千趾駢此離齬庋者斯擠悍者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彗

而何前日予之獲謁于闕下冑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踰舍修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嶔巇虎咆空林鼯鬪荒墟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依依肩肩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屋流水旁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其鎖韁飲齕日削兮精耗神傷塞櫪騷騷兮瘁毛蒼凉露聞躞蹀兮逸氣騰驤朔雲深兮邊艸遠意欲逞兮聲不揚憤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畫界洎西幸蜀逞逞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illegible]許其友公亦不慨此焉矣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積礰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葉非適口病聳北風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句萌至于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汙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競累媿恩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予曰若知爇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刳中廉外梈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琢句何減柳

戾日跨不副不聲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鼎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礱斲親賢爲青黃脆僚友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鼎愼微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董胥而抱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太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顉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刖行矣愼諸吾見垂天之

[illegible]心之句

文甚蒼鍊
必歸雅
此老宜

雲在爾肩腋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袠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遍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逵予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

借踦如在闤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綷私屬有閒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饔者列饔饎陳麰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殊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財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顒顒行賈逞逞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斆詭衡於險手秒忽之差鼓舌傖儜詆欺相高詭態横出

皆博亦類觀而故不錄

鼓譻譁坌烟埃奮蹠腥疊中優嚙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負不移經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絕編生墓表

顧象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聾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師積六十三年于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

曰若象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絕編生詣之且表
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
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為對既而執贄
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侯肅而後
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徵眉睫有楚態而亡苟
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聋於
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繼入索繫辭焉以通微
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全麗太極泰脫大患
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
兩王而吳有虞陸前者導源後者酒之渢融混合百

泒犇奏唐與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梶變道也亡方鄒之支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噏洛天人之際旁覗上下鶩精於擒摭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巳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巳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畢芳焉手胝於運管目瞶於臨燭而氣耗於吚唔家居亡甞不能與計偕地偏宜遠亡有能聽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皸腹以至於耄老徵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它日予造其室廬瓢簞在左汚尊在右有龜㭽然

有策甚澤余撒蓍指骨而訊之曰是壹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士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捶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群疑不為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以地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卜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剡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起訟需

李華小說類此

人于羊羹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俟乎巳焉足爲夫子道哉子以斯言遂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聳其聲櫂藏樸遫與山水同朽豈䟽遠然邪彼文甲猝毛剟筋壽華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篚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恍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寓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延渚西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祭韓吏部文

劉禹錫

高山士窮太華削成人文士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特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葢寡貞元之中帝鼓熏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賈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丹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刄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閒

賁詞愉愉 闕 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曾於有極眼
之言 闕 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别寉中夜驚畏簡書拘
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
歆此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

遁無心子散人等曰

傳

君陽遁叟山居記　唐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旣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爵予以養也予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

起手似講
道學忽焉
出奇不窮

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罟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觸札瘥養昆蟲使蕨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為榦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固條桐養蟠梗之根以罔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illegible]以[illegible]群類繼山有神子其飲之無厭儞名而實[illegible]

實成兩大段文字風流滿楮此昌黎之風也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易子以決也

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垣以通其流決于

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

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

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摯溺決于寫鹵以嗇其

施決于池籞以專其利決于畎竇使黿蟹爲菑決于

沮洳使蠹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

浮僞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

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

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

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㕔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豁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豁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忝乎

陸希聲曰李觀尚于辭故辭勝其理退之尚于質故理勝其辭非定評也

八駿圖序　唐　李觀

希声又云毎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躞不能止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説乃今獲覧厥圖於凌煙騰虎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絶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黄騕褭白義之屬也視驕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群之姿若日月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眞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魄軾者如仙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

弔韓弇沒胡中文

維唐貞元元年何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

李翺與陸傪書觀君永年則不遠于子雲矣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楊子雲矣

上將住埤隂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隨焉我上將仗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奸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慕其詐于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禍戎也韓君為之擒其繫命歟五年于茲生死不聞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湮沉或曰死矣曽是切商弦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濵強胡居之犬視斷斷流沙無波隂山無春邊艸不綠塞鴻不賓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

虜鬼生者虜臣哀京韓君生死窮辛鬼能靈人能語
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令兩宋然必豯中阻君初奉役
意氣西道白圭之既唾掌可保激魯陽之勇歎與屬
之老乃即于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
不疑迺用呫危羌戎鬈鬚坐刃我師倉卒闇留血殷
朔陘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秦中
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飖望君申弔亦懼
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昧讀韓文平淮西碑誰知有此嗟乎石孝忠

平淮西碑　　唐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横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既而麟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睨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轘轅有上帝濯龍之湍同巽方多

馬之國戈鋋雪照驅駿雲屯二姓三凶憑恃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急稷淮濆我后方弔人省寃墾災除職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刼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壘經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皇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劒飈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攙搶總魏博河陽御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誑邪

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爲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軍
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
地總朔方義成陝虢鄜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
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
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鐵爲戎右充國討虜印
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
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恥固始之險以鄂岳都
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皐有任城之武昔征兒渠
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

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荊南凡兩
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諭群帥以撫
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
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指蹤晝奇正之
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
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
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
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
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
定百辟之謙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

以下皆極敘李愬實事

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標將帥之臣分臺閣之寀弁盛
賓客之幕府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
列發胡騎之雄紛紜擊逐餘孽如鳥雀獲殘寇似
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群帥之志氣
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
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虞之軍
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雛虎之
威未嘗矍視屈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
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畱
之或謂畱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

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於萬死縱横之計果效六奇粤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晝閉愬乃遣其將吏旻佖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蔽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緜竹用制奇勝與古爲疇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勲進弘爲侍中光顔重胤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

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占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師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徽賢臣之言實在君德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劒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

孝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祗畏若不勝狀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碑

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

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騁貽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

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猫鼠議

唐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illegible]下旋觀之雖云動物異于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脩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邪彊吏不勤捍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

磊落數語似西京

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猶鼠則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侯無失徼巡猶能致功鼠不爲害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柄龔遂國嶠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眞常州之年止中身去

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烏洛濱鶺鴒在原嗟爾元昆續祖需血長號靳覓綦迹遺美謂余不諼我覯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捌疹不痊譬我于池于爲之泉譬我于桐于爲之絃桀不觸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覆碎堅歐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夭如夭如泣涕漣如

書之元結歐陽詹劉軻皆異人也其鍊句鍊字皆不苟

曲江池記

唐 歐陽詹

水不流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帀中成坎窞窙窌港洞生泉噏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濼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爲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垣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沴汰一氣之辰

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磽确外爲寰宇敞無埂堮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柬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
斯生肢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廓廡設
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
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
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
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蔕固
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迺于有隋比我皇唐之存
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

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迥帝室湫成厥池旣由
我署纔成伊去眞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執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
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潰汙入其
洞澈銷涎漿以下澄汙盡隨其隹氣蕩鬱攸而上滅
萬户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徜眤冲融得
渭北之飛雁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雲珍木周庇奇
花中縟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
潛滉瀁電烻凝烟吐靄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

徽徽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于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絜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秤鞠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騶謞敷俞。天人曳雲電于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

清噴射崩騰駱驛妖　閑覬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
有如此者某幸因受一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矚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于性情物儀人事
之端徵之于耳目夫滌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
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
滋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

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
而命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
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
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
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上鄭相公書

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能
乎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于公堂斯須而
試也須漸也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譽

林儕言上韓吏部曰閣下之門無軻揚雄一門也無游其門俾子不得由其道爲代惜焉此處相

在三江之南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待通閣下之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奠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日應奉之致是絕者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于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根詣于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

元曰度
天下不
者幾人
啓言多

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蹶。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蹶。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

寫得酸心

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害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覩之則不之怪明賢宰採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

沈亞之云徒見推風枯霜家○相思雲雨而已

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睟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

遊大林寺序　　唐　白居易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昔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此記結語有千鈞之力而意味闇然使後遊者能

賈餘勇

代書

廬山目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絶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
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
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
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
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
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

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

家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冠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

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好自解）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

于妻子。凍餒奈吾何哉。不幸吾好藥。損衣以食鍊鉛

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

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

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

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何必入酒房）

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

于古人遠矣。而富于黔婁。壽于顏淵。飽于伯夷。樂于

榮啟期。健于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

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啟樂。縱酒劉

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

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故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畢竟出之太易蓋元白之苦才多也如此

位置莊而欲賞命意遒而微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汚而已不加白墄階用石羃總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

唐之有元白也大開宋文一路前宋濫觴焉耳

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入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此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艸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非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山白雲
時等待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泉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形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

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李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

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彼又唫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元集虚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太湖石記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直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聚將攫將鬭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嗐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巖𡼏霮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

多不經鍊處太似逢迎老嫗

而覽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蔟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加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為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

以元白才稍去老生常語有何難哉

上門下裴相公書　唐　元稹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閣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閣下卽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廢況今四郊竝開掃門之賓競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欵未堅則閣下推握食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飢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閣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

也堅辨清淨號爲名流及其爲相也構致羣材使棟
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隘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
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閣下自外寮爲起居郎韋相
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邑幕爲御史李西川自饒
州爲維揣客匆建梁之地半得其人如故韋簡州勳
及積等拔於疑礙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已
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姦無
蹊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
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樽俎之
謀不專於廊廟葢兼善精微之士素熟于心胸而泛

布局太似朱

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此于閣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爲短矣然而卽世之後雖無李嚴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昨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群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今殊勳旣建王化方行亦常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愚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遷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爲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

閱此等文字欲如味颯飄形輕舉情驊騮渹夏新固雜然老成宜書經國大計如老大老臨營

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蹈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讓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字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曝肝瀝胆同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于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胝攣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龜鼉之有泉。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鏁而檻之。其或放之捉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

報其免于難也今天下病瘠潰困罷羸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裴府之室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某終老于窮賤固其宜也儻閣下復二三年遷廻于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燭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賊之始又安能定已成之策于上前排未亡之疑于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于閣下之才略。而猶蹋足帖脇。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含垢

又將裴兵部作一波瀾收拾

棄瑕之書且授隨才任能之柄于閤下閤下若能蕩滌瘢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餓使恃才薄行者自贖于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于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閤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閤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振羣材于前則盡行閤下拔羣材於後則盡廢以閤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徽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寰之罪渙焉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

劉軻曰何必瞽吾目然後國語刖吾足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

條目明盡難某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遺

故身欲發書朋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于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瘴死蠻夷自趨不遇之謗比夫塵穢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耶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袁州文學掾甄逢游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于上前求爲賓介玄

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卽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旣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于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慚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卽死于其地且大辯所從于居易之時堅直操

報書所抗直喜爭斥不立朝失所不自悔善事溢譽者也

乎利仁之世而猶禍淺選耎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鴛爲鷺世變則爲虺爲豕爲獍爲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于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叅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某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于來世耳予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

敘得淋漓甫志可爲甄生傳神

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于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于親族歲穰用施餘于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于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于吏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游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吏氏蓄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閽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號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寃之狀

吾夢生厚相信待此是數行既而自思清時之中

願貢所聞于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譜笑之暇幸乘

察焉不宜某再拜

贈[illegible][illegible]行司徒制倍能感物兆李所以不言思在無邪蔡舊由其不掭贈崔琯左僕射制用長孺之道以右正人微京兆之言豈闇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鳳之邪

贈裴度太師制

唐 李德裕

敕尭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承惟其人是屬艮相裴度始以謀猷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廟兄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勲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幾死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乾見其喜愠零雨皆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痼感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殂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鄴侯之隴方念

冬○有○愛○日○人○忘○所○怖○

謝悉怛謀官維州副使用周玄之心已同葬骨念汧城之枉仍賜策書

茂功過梁道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拔河外朔方底寧乃茲維州寔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幾無噍類昔常山歸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弃茲要害用長寇讎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懽幽枉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魯公藏器莫如寶韋于左右漢斤楫櫓執若列游于公卿又曰勿活小名以任大節授鄭朗等制拾遺左右汲黯之願已詰祿賜愈多貢禹之誠當

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王令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粤區朱邸初開黄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袁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瑲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

勵將李丕剿冀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于山河討劉稹剿定天下者致風俗于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于畫一又云建平二鄰之旌鼓以剏降人俱六十年之厲喈盡歸王化

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愼歟

奉宣撰贈回鶻書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覲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

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諭朕意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且漢家與匈奴書更婉曲至大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罹艱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三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侮禦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讐恣爲侵掠毎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爲詞若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令其知分更不猶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纊朕毎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與黠戛書回鶻未滅以前可汗勿以飲食為甘弋獵為樂賜緣邊諸鎮密詔國家河西隴右四鎮一十八州皆是吐蕃國中國有難相繼陷没今當其破滅之時上是倚伏之期

奉宣撰賜回鶻嗢没斯等詔

敕回鶻嗢没斯特勒那頡啜特勒悉勿啜特勒烏挑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中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為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推戴況回鶻代雄朔漠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憤若皆自爭長不顧其君各據一隅必更衰弱深慮從此之後為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脩鄰好每

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謀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與復本蕃再圖強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因有招納蓋欲深全國體兼爲卿等避嫌以此思之難遂其請卿等宜蚤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君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驗馬迎聖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

陽彥佐詔
營威持重
屬在于卿
旦于負犴
先登搴旗
洗入本非
將相之事
在假拳勇
一杯
州紀聖
碑銘號
善將任
傑而不
占角奸

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慶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薇休宣諭想宜知悉

奉宣撰賜石雄詔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竒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天一之詔袖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勲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䖏兆於人今天策向農巳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謡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

星燦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劍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其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常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敵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于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常

公奏比見文士或已居重位或已是暮年死々爲文只堪酬報

○請增諫議品秩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道

起居注狀具起居改轉便堪以宣旨呈速

自書料務建功名。副茲委遇。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臣疑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不可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立言

臣務韜廷
兵知者方
見紀述

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
授臺省官卽更別與遷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
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讐者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謂宸聰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瀘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以經略河湟此城爲始盡脫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旣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城堞高峻臨衝難及于層霄鳥徑偪臨猛

士多糜於礮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侯奏報貴探情僞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并州印
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棲鷄等城旣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
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

以向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自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會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可憤）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冤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就來乃將

家藏貧皇小刻抄本惜不能盡刻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逃鄧叔簡冊昭垂況乎大國負此異族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職由愚臣陷此非罪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

政在黃皓歸仲達不牽帷墻一篇斷案

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顏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墻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覩

御其矢論則周秦行紀決係僞撰刻集溷入何無識也

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皐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掎摭先王

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乎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

能指驅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
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
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
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
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
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
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
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
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
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

不拘小疵

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公所許曲逆此一節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見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

錫對是西漢體

埆事而不頻古今鉅手

方士論享同飽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來息矣魚龍角紙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現亦庶幾

辭詰若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娉不爲王自馬令言帝欲不諦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宜從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之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

黃金可成青霄可上過不在于畫簫鏤形處出於深入人主與變處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臣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illegible]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遥對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雖在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雖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殿中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教恐解此謂[illegible]而

不是一退字便了

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予歷事六朝爲諸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爲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愼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予嘗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

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裴顔勸廢賈后華荅 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以庶可優游卒歲皆神斂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謂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急流中一筏善人也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延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郄子以紓亂皆保其節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只快其匿季心一節與黯並稱亦奇論也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即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楊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又開出世實爲誦經輩發藥

項王亭賦漢王猶龍

俠哉。唯鋤魔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統于承基爲承親賊于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豁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毒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項氏如虎龍雖困而能變虎雖雄而易摧一神一驚宜乎負之絕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易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易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隷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先秦語）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

躡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艸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鷄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由陵僭至今爲梗葢恩甚驕盈以此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斬截）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忠雖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忽疊一語
又疊四語
毫無架複
是最高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距于劇孟夫周文以閎夭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大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無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

簡而當理是公作論法故能剪除浮蔓而不見刀鋸之痕則其筆力高也

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秖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子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聞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于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于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開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知鬪之
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性言之者必當易悟
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于絲竹鼙

乱公相略也識時務之言

詠郭說等執理駁譁者不可以区刀圖妙蔓者必絕乎本根又

然而笑皆□□□屈巳拾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諫讓當時之識極矣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禀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

日狐鼠之妖依丘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艸而愈曰惡賓客者亦有此也

有鄱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疏闊遠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中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

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于謀議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椰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其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

附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令郎于中書見宰相

不出一孔

亳州聖水狀速令塡塞以杜妖源王智興度僧元狀九至誕節江淮以南六部六十八丁壯此非細又欽宗訪江三年

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閣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大擔當語

下天子坊函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鼂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闔意中言高旨遠其謀必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

之內西夲詔書未嘗以一人寘詔並其持議之正也公之謀議靜密精遠以所爲主與盧鈞書尚書以子産諸葛亮何如人也尚不以寬而理斷可知矣

言雖切于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遠用而身無近愛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卽宋廣平之雑私也（崔世叔名佖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于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師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文章論

紹興邵守序李翺令刻云目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禓燕許之後儒之有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乎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略乎功烈不知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淸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輕重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旣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

要非皆然二公皆爲袁州刺史故並刻之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言詩有同泥諧旅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韻猗于元勳包田舉信是也意盡而止或篇不拘于隻耦文選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二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隻者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于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

予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予嘗爲文竊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僧一行稱調盈虛御輕重唯太公管仲雖霸者之佐不及管仲亦不宜比商鞅鞅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辯

無論一人又尋一人䣛釁奇宄也得此甚快

禱祝論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其精麄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為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亦可謂之朋黨事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子由識子張之未仁孔子罪卜商長親無夫子罪

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誰持名教斥逺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

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秪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虀粉矣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

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帝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户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為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黄金為絳矦壽將相交歡以奇才敗産禄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

軍貲産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蔭誰人與之曰太常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潸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請苑中牢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于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非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

奇才

之贍以爵賞卽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激博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樊林而昄明

此等商量似非平泉一艸一木人

年無獸竭澤而魚明年無魚旣經李訓倡亂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騫二篇顏子名犯品廟諱不書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予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于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譽謗救其患難而已唯聖

論朝廷事
財狀如宰
侶有奸謀
臣則人
待上諭
制置
策固是
上之樞
小人所
義之

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
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
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
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
信讒邪之惡襃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
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遇世貞以制
動思在無邪松栢所以後凋蔡藂由是不採貴不患
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
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爲寶
故左僕射陳司徒
也廉而不劌悉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

日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皆是亂風俗源要懲絕

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慮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兒寬者。章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章司空故侍中李司空閑于縱詭以盡天涯。雖劒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出非辜。既殁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折群疑相論

貨殖誰欲知將相之賢否視其貨殖之厚薄蓋淸明雄杰者所不免擇士取其粹者即劉劭之雄也

夫相之相在乎淸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淸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淸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後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子頃處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淸明洞澈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淸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淸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鈎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而悴者必身
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
十得九無所疑也

十得九無所疑也

各從業涵濡緣素張良是也擇其道用此術可以拔

卸其之拳于夫之頭亦為世乘之偶然而梓者必身

重與陸賓虞書　唐　劉軻

別韶卿已逾時雖游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尚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櫞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鮮于京兆也愚嘗謂與游者道韶卿膚未鷄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

于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于是而欲首于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鳥有不必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于知已耳。不然則東國紬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寸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

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終

